

香山红叶

杨朔

早听说香山红叶是北京最浓最浓的秋色，能去看看，自然乐意。

我去的那日，天也作美，明净高爽，好得不能再好了；人也凑巧，居然找到一位老向导。这位老向导就住在西山脚下，早年做过四十年的向导。胡子都白了，还是腰板挺直，硬朗得很。

我们先邀老向导到一家乡村小饭馆里吃饭。

几盘野味，半杯麦酒，老人家的话来了，慢言慢语说：“香山这地方也没别的好处，就是高，一进山门，门坎跟玉泉山顶一样平。地势一高，气也清爽，人才爱来。春天人来踏青，夏天来消夏，到秋天……”

一位同游的朋友急着问：“不知山上的红叶红了没有？”

老向导说：“还不是正时候。南面一带向阳，也该先有红的了。”

于是用完酒饭，我们请老向导领我们顺着南坡上山。

好清静的去处啊。

沿着石砌的山路，两旁满是古松古柏，遮天蔽日的，听说三伏天走在树荫里，也不见汗。

老向导交叠着两手搭在肚皮上，不紧不慢走在前面，总是那么慢言慢语说：“原先这地方什么也没有，后面是一片荒山，只有一家财主雇了个做活的给他种地、养猪。猪食倒在一个破石槽里，可是倒进去一点食，猪怎么吃也吃不完，就知道这是个聚宝盆了。到算工账的时候，做活的什么也不要，单要这个石槽。一个破石槽能值几个钱？财主乐得送个人情，就给了他。石槽太重，做活的扛到山里，就扛不动了，便挖个坑埋好，怕忘了地点，又拿一棵松树和一棵柏树插在上面做记号，自己回家去找人帮着抬。谁知返回来一看，满山都是松柏树，数也数不清。”

谈到这儿，老人又慨叹说：“这真是座活山啊。有山就有水，有水就有脉，有脉就有苗，难怪人家说下面埋着聚宝盆。”

这当儿，老向导早带我们走进一座挺幽雅的院子，里边有两眼泉水。

石壁上刻着“双清”两个字。

老人围着泉水转了转说：“我有十年不上山了，怎么有块碑不见了？我记得碑上刻的是‘梦赶泉’。”

接着又告诉我们一个故事，说是元朝有个皇帝来游山，倦了，睡在这儿，梦见身子坐在船上，脚下翻着波浪，醒来叫人一挖脚下，果然冒出股泉水，这就是“梦赶泉”的来历。

老向导又笑笑说：“这都是些乡村野话，我怎么听来的，怎么说，你们也不必信。”

听着这个白胡子老人絮絮叨叨谈些离奇的传说，你会觉得香山更富有迷人的神话色彩。

我们不会那么煞风景，偏要说不信。只是一路上山，怎么一片红叶也看不见？

老人说：“你先别急，一上半山亭，什么都看见了。”

我们上了半山亭，朝东一望，真是一片好景，茫茫苍苍的河北大平原就摆在眼前，烟树深处，正藏着我们的北京城。

也妙，本来也算有点气魄的昆明湖，看起来只像一盆清水。万寿山，佛香阁，不过是些点缀的盆景。

我们都忘了看红叶。

红叶就在高山头坡上，满眼都是，半黄半红的，倒还有意思。可惜叶子伤了水，红的又不透。要是红透了，太阳一照，那颜色该有多浓。

我望着红叶，问：“这是什么树？怎么不大像枫叶？”

老向导说：“本来不是枫叶嘛。这叫红树。”

就指着路边的树，说：“你看看，就是那种树。”路边的红树叶子还没红，所以我们都没注意。我走过去摘下一片，叶子是圆的，只有叶脉上微微透出点红意。

我不觉叫：“哎呀！还香呢。”把叶子送到鼻子上闻一闻，那叶子发出一股轻微的药香。另一位同伴也嗅了嗅，叫：“哎呀！是香。怪不得叫香山。”

老向导也慢慢说：“真是香呢。我怎么做了四十年向导，早先就没闻见过呢？”

我的老大爷，我不十分清楚你过去的身世，但是从你脸上密密的纹路里，猜得出你是个久经风霜的人。

你的心过去是苦的，你怎么能闻到红叶的香味？

我也不十分清楚你今天的生活，可是你看，这么大年纪的一位老人，爬起山来不急，也不喘，好像不快，我们可总是落在后边，跟不上。有这样轻松脚步的老年人，心情也该是轻松的，还能闻不见红叶香。

老向导就在满山红叶的香里，领着 我们看了“森玉笏”、“西山晴雪”、昭庙，还有别的香山风景。

下山的时候，将近黄昏。

一仰脸望见东边天上现出半轮上弦的白月亮，一位同伴忽然想起来，说：“今天是不是重阳？”

一翻身边带的报纸，原来是重阳的第二日。我们这一次秋游，倒应了重九登高的旧俗。

也有人觉得没看见一片好红叶，未免美中不足。我却摘到一片更珍贵的红叶，藏到我心里去。

这不是一般的红叶，这是一片曾在人生经过风吹雨打的红叶，越到老秋，越红得可爱。不用说，我指的是那位老向导。